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梅溪前集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八百五十四 集部

梅溪前集卷十八

宋 王十朋 撰

青詞

還醮

洪造之無私徵生有托痛雙親之不見遺願猶存德思報於難忱情尤深於罔極輒殫悃愊仰叩高明竊念臣昔在先臣時為大觀當年齡之及壯念嗣續之未生虔發精衷哀投大道遍諾列宿真官之醮繪九天仙使之

容誠果達於杳冥應幾同於影響躬生三子目見諸孫嗟聖恩之未酧俄人事之已變先人奄棄母氏繼亡由徵臣罪逆之深致先志因循之久凡歲星之屢易猶心願之未償兹集羽流欽修醮式薄奉蘋蘩之薦聊伸豺獺之誠仰祈上帝之是臨俯冀衆真之咸集釋亡者九泉之累願遂超昇宥臣門百指之愆永資覆育

代道士薦師

稽顙投誠仰黷髙明之聽刳肝瀝血俯陳哀痛之詞恭

憑三界之妙香上徹九霄之仙路庶通悃愊曲賜憫憐伏念臣頃以先師遽捐浮世莫救已亡之命徒懷罔極之恩嗟日月之不居痛神魂之何在追念平生之出處恐貽造物之譴誅雖占籍為羽流尚宅身為塵網粗植膏腴之業妄為金穀之謀寄口腹於羶葷有傷物命留情性於麯糵致喪天真不能辟穀於山林況復結廬於田里稔茲禍釁夭爾年齡馬非一念之知不墮三塗之苦臣忝承道業夙荷慈恩無伸報謝之門薄示薦羞之

意虔遵科式爰舉醮章仰祈大道之慈悲曲宥幽䰟之罪戾借泠風而滌濯洒甘露以清凉聽大法而入寶珠歌洞章而朝金闕雖形骸朽腐生前無羽化之功庶神識逍遥死後遂仙遊之樂

代道士薦母

非天何戴久資覆育之恩無母烏生曷報劬勞之德仰黷蓋高之聽俯陳罔極之恩儻賜憫憐庶通悃愊伏念臣頃縁母氏偶遇厄年百藥不靈莫救沉痾之厓九霄

雖逺不違疾痛之呼輒懐請禱之私果獲更生之賜尚擬親年之永稍稽心諾之償屢易寒暑兼懐喜懼日月逝矣嗟桑陰之不留人壽幾何恨河清之難俟未遂蘋蘩之報俄興風樹之悲罪逆所延噭號何及爰自重泉之隔遽驚百日之臨媿殘喘之尚存痛神魂之何在恭命羽士虔修醮科用酧昔日之鴻恩載助兹晨之哀薦冀資道廕薄報母慈仰祈上帝之哀矜曲宥幽魂之罪戾渡仙橋而瞻玉像永脫九幽聽大法而入寶珠遐超

三界

代萬叔夏孫先覺二首

居高聽邇不遺疾痛之呼施厚報輕薄致苾芬之薦輒殫哀悃仰叩大鈞庶憑三界之妙香上達九霄之雲路竊念臣頃以糟糠之偶適罹拆副之灾痛裂肺肝幾受蝮蛇之禍誤形夢寐竟非熊虺之祥事不止於鷙姜罪深憂於訟鄽頼噭號之有應信蒼昊之非遥遂於困踣之餘輒沭保全之賜雖梵音數誦究未息於三生而大

道垂休經靡勞於八說顧蒙恩之有日思報本之無門恭致羽流虔修醮式奉蘋蘩之至潔獻螻蟻之微誠仰祈上帝之是臨俯冀百神之咸集恩施幽隱敢期七祖之飛昇福及賤微永庇百年之伉儷

大道難名孰識盈虛之旨微臣有感黙垂覆宥之仁輒殫悃愊之私仰黷高明之聽伏念人生以得男為喜孝子以無後為憂嗟令族之不蕃痛私門之薄祐伯氏早亡而竟無嗣續微臣不肖而獨守宗祧爰從合姓而來

深叨傳家之念瓦已三弄弧縗一懸方居襁褓之中屢致憂危之患曾伸懇禱曲荷保全敢忘禳謝之修少答生成之賜恭憑羽士式舉醮科用陳螻蟻之誠肅奉蘋蘩之薦允賴洪鈞之庇永延孺子之年頭角有成箕裘不墜坐消餘釁毋煩命百藥之名克嗣先盟尚冀有二雛之慶

代周元授

非蘋蘩蘊藻之至潔雖君子不能薦神儻齋戒沐浴之

或修即惡人而可祀帝遥望九霄之雲路恭焚三界之妙香顒伸悃愊之私仰報穹隆之德伏念臣某有生匪宜為德最凉善不積以致殃動輒成於得咎世人欲殺陰幸其灾造物見憐屢赦其罪頃緣閭族咸遇厄年屬土木之頻興懼陰陽之有犯妄懐請禱果致蒙休逮蒲柳之既衰覺門闌之多釁殘生薄祐涛遭横逆之憂孀女來歸復染沉痾之虐幾縲絏之不脱分溝壑之是填訴哀痛於杳微荷恩私於影響念呼天於前日數至於

三思反本於此時心宜克一恭延羽士虔舉醮章寓禮意於庶羞達精誠於有昊百神咸集列宿來臨居高之聽甚明臣既蒙恩於疇昔禍淫之理不昧臣當改過於將來

代萬叔永

疾痛倦辱則呼天幸延殘喘齋戒沐浴以祀帝用酧大恩輒殫悃愊之私仰黷高明之聽伏念臣比緣暮景頻遇厄年病侵犬馬之軀殃及箕帚之妾雖肘後之方屢

閱而竈中之藥不靈蒲柳非堅憂風霜之莫保糟糠至賤懼溝壑之是填窮故懷反本之心病思有請禱之事自伸丹悃果荷洪休命咸獲於更生喜旋臻於勿藥不特脫負薪之慮又將舒就水之期顧茲感戴之誠敢怠苾芬之報恭臨仙宇光啓道場仰期上帝之是臨俯冀百神之咸集俾萬靈之蒙福願七祖之超生赦臣無窮之罪愆寬臣有限之日月洪惟有昊顧常居高而聽卑庶使餘生尚可耕前而耘後

又代黄詞

肖兹形質既蒙持載之恩禱爾神祇又荷生全之賜敢伸愚悃恭叩地靈伏念臣蒲栁之姿易凋桑榆之景多患頃與糟糠之偶咸罹屯蹇之灾深疑獲戾於幽明將恐併命於朝夕心妄懐於請禱體咸脫於沉痾顧兹螻蟻之誠敢忘豺獺之報壠耕而登黍稷澗采以奉蘋蘩倘蒙后帝以見歆庶俾百神之不吐頭童齒豁尚貪須臾之生山高水長難報博厚之德

代劉仁叟

痛則呼天意不忘於反本病思請禱情蓋廹於為親輙殫悃愊之私仰黷高明之聽竊念臣某茲者伏縁父某齒當遲暮體卧沉痾屢費醫巫未去韓公之瘽徒勞祝史莫禳齊景之痁職雖勤於問安効未收於嘗藥深懼桑榆之暮遽凋蒲柳之姿靜念厥愆孰貽伊慼豈私門之多釁故陰譴之莫逃或因丘壠之營有戾陰陽之理塹山谷而下傷地脉冐刑禁而上犯天星積邪氣以奸

和致衰年之在疚臣忝居子職忍視父憂退思請命於百神孰若祈哀於上帝恭憑羽士虔醮設科少伸螻蟻之誠薄致蘋蘩之薦仰祈洪造默覆湛恩赦臣門已往之愆賜臣父更生之命居高聽邇誠倘達於彼蒼禍散殃消喜佇看於勿藥

疏文

雙蓮潭請水疏

旱魃為虐千里起望雲之心精誠所加匹夫有動天之

道輒殫哀悃仰叩靈潭竊以歲丁六甲之窮夏有四旬之旱嘉穀垂成而一旦俱槁蒼生失望而寸心欲焦曩憑三寶之威神遠詣雙蓮之靈宅求一勺於淵潭之内謁百神於廟貌之間雖旬浹之已踰曽禱祈之莫應甘雨彌閟亢陽益驕豈斯民積釁之所招抑上帝至誠而難感人無為命惟填壑之是憂龍亦何心乃在淵而弗救志未伸於一請理必至於再求伏願走雷霆於俄頃之間興雲霧於呼吸之際亟下霈然之澤坐消太甚之

灾霖此槁苗尚有勃興之望救兹黔首免為轉死之徒倘副微誠敢忘大賜

明慶教院請講疏

釋迦說法於祇樹一朝地闢天開智者起教於台山千古風清月白自鶴林之寂滅暨佛壠之凄凉孰知覺路之歸罔識真心之在有資上德為發微言恭惟某人大講師脫迹儒門潜心釋典躬服名師之訓屢從哲匠之游大明止觀之淵源深悟法門之旨趣緇林駐錫釜頭

角於東靈法座橫經振聲名於西掖久握元珠而自照
顧施甘露以旁霑況潛淵之道塲實惠光之古刹念久
虛於蓮席思大振於潮音光我家風還他作者翕爾羣
情咸快如披雲霧以覩天咄哉小子何知可咲蚍蜉之
撼樹因道心之無競見慈德之有容幸副衆緣一興佛事

惠政橋施水疏

人惟惠政之懷度橋者有如歸市道多暍死之患得水
者勝如救焚創隙地之數椽汲甘泉之萬斛有資好事

共結善因分金溪不涸之流為樂邑無窮之施利霑居室奚煩鑿井而得泉澤及路人不必望梅而止渴

館頭甃官路疏

樂邑江山素號東南之勝館頭驛道實為來往之衝積水潦以傷隄致官私之病涉欲掖泥塗之辱輒興畚鍤之工有資槖金以伐山骨共植無窮之利寧計不貲之財將使濘不陷車遂無六十里之患庶幾岸弗為谷何止三千年之長

小小園覓花疏

伏以名利區區何足為樂園林小小聊以自娛彭澤之徑方開草堂之花殊少廣求異品遍扣名園輙効柳州因談笑而為故事無忘宣子願封植以比甘棠

淵源堂上牌文

伏以黨有庠而家有塾幸逢教化之興伏其几而升其堂敢負淵源之學況剡溪蘊秀之地有汝南家訓之存詵詵子弟之趨庭亹亹父兄之樂教堂軒並建齋室宏

開集羣彦以論文館同襟而忛義富而能教事實可書
遂廣采於篇章用一新其標榜伏願上牌以後益須富
學竚看輝聲襲謝客之風流猗蘭擢秀種竇家之隂德
丹桂聯芳凡屬游從共增歡慶

祭文

祭孫子尚文昭　晞開封人紹興乙丑卒於會稽年三十二

嗟嗟子尚君亡矣夫千里風傳真乎偽乎謂果然耶君
氣如長虹貌如明珠才如錦綉語如瓊琚體有四乳之

奇目無再閲之書意造物者不偶然而生之必將富貴其形軀豈青春之方壯不霑一命而云徂謂果不然耶鄉人西還訃音不虛謂君初諧和鳳之鳴日更晦朔之餘死於鵩告賈生之月而地於勾踐之故都嗚呼悲乎吾平生道義之故人果為異鄉之新鬼乎自聞訃兮十日晝痛哭而夜欷歔豈無友朋知心已無白雪陽春歌誰和予流水高山彈誰聽予君歸不留孰為我徒長記與君從容聯席於金谿之日涕泣分袂於白沙之初付

悲歡聚散於一夢閲十年如過隙之駒我匏繫於簫臺君萍飄於太湖淼天涯與海角歎影隻而形孤前年仲春書傳鯉魚謂將從伯氏於天台必命駕而尋吾念君不負於一諾固嘗辦鷄黍而掃吾廬望車音兮杳杳欝吾懷兮不舒豈千里之期不可審而行止有非人所能為者歟吾亦謂二人齒髮未衰而後會必有豈知一别而死生殊途天乎痛哉天乎痛哉某罪孽殘生縗絰未除不獲效巨卿之執紼訪元伯之輀車明慶招提君嘗

寓居意神魂之或在奠一束之生芻

祭姑丈季公佐

嗚呼吾鄉老成日就凋零尚餘幾翁踈若晨星數點光芒旋覺微滅天不憖遺公又奄忽耆年舊德孰在鄉評紛紛後生無復典刑嗚呼哀哉仁者宜壽公壽未足六十四而化在公為促善人有後公後必興佩詩服書蘭玉滿庭人皆謂公德如燕竇五桂未芳公弗及候我獨謂公死目可瞑含笑九原少遲子榮人或謂公死有遺

恨仲婦且歸公弗及見我謂不然仲子最賢必全孝道以終三年嗚呼哀哉昔我先姑獲配君子云胡不淑壯年而死我從稚髮出入公門誨我撫我如姑尚存公今既亡我寧不涕前人風味傷哉孰繼念公永歸無復還期公神在天思莫見之公魄在棺愛莫起之奠以永訣疇堪此悲

族人祭十四伯母文

嗟吾宗之薄祐兮綿七葉而未昌保先業而不墜兮猶

不滿乎數房念伯父之在昔兮能勤儉以自將獲夫人以内助兮措生涯於小康家克成而莫享兮痛嗣續之早亡化門户而為異姓兮咎往慮之匪良鬼求食而卒餒兮嘆後祀之凄凉幸孤女之僅存兮歸體魄於故崗羅棺前而設拜兮酸子姪之腑腸悼吾宗之不幸兮抱無窮之痛傷

又代女壻

嗚呼生女不生男古人不幸而發此憂愁無聊之語也

何吾先丈人之積善有夫人為之配而亦罹此苦也先王制禮大宗無後必繼之以小宗之子也何後世之甘心滅絶而莫知乎此也舉千金之産而畀之異姓此猶未足訛也忍使祖宗求食而餒同乎若敖之鬼也夫人腹生五女某幸娶其季也平昔登門曲荷恩私念圖報之無地也矧使析其囊槖取其膏腴以為已利也今焉曲盡送終之禮而不敢辭亦固其義也擗踴哭泣哀而送之者乃二孤女與吾僚壻也靈輿前邁道路感傷不

見孝子慈孫為夫人一溺也

祭毛叔度主簿文

嗟嗟叔度誰謂子乎死也哀哀蒼天禍何至乎此也以子之聰明俊邁軒昂磊落固宜致遠大而躋顯仕也豈青春方盛一分官况遽為新鬼也昔顔回生不遇時而短命賈生處非其地而傷生王楊盧駱之徒器識不足以遠到死固其理也子有回之善而時非東周有誼之才而地非長沙有王楊盧駱之文而器識過之奈何年

亦不多乎顏賈而命僅同乎四子也而今而後吾知造物者之無情有才者之無命富貴壽夭多不在此而在彼也昔吾年未冠而子方志學黄卷同披短檠共照相期以古人相待以國士也童子彫虫我拙子工子果凌雲我終不能繼風騷之靡也事業麟經我踈子明子果得泉我終不能探謹嚴之旨也拈仙賦詩瀑水𦦨句子歌陽春我必和之以巴詞之鄙也我愚我褊動多忤物子慧而寛能容我失我嘗自目曰狂而命子以達子不

以有餘者自多我常懷不及之媿也賢闗行藝蘭省聲名子先着鞭我猶未能攀逸軌也邇年以來出處稍異我困羸粮子棲枳棘偶家難之各丁幸殘生之未滅方期握手以更弔誰謂訃音之驚耳也子有親喪在殯慈母在堂兒幼而孤婦少而孀意子目不及瞑而銜恨無已也然子讀古人之書達死生之理窮達壽夭等一夢耳假令彭聃其年伊吕其位大都不過數十寒暑亦無此身矣子固宜安其不幸從先大夫於蒿里也

又代周元授

嗚呼悲夫子胡為乎而止於斯也人孰不為子悲莫甚乎老人之私也我昔識子於年少期子之不凡知子之貴不疑也已有息女年猶未笄命執子之箕帚奉子沃盥之匜也子方蜚妙譽於賢闕馳大名於省闈人爭貪於擇鸞子不慕於牽絲也一諾千金斷然不移子之風誼非古人其誰為吾鄉不振賴子以光輝吾門薄祐賴子以扶持也婦翁女壻義同半子而我於子情實倍之

也去歲仲春赴官丹丘吾嘗遣吾兒以隨也瓜期未半坐席未煖遽罹家艱而零丁以歸也人皆謂子年方少壯志方遠大佇俟祥琴千里奮飛也豈期一疾奄然長逝而莫追也子病之革念欲見予而予不知也及扣門而子已絕心懷不見之恨涕有無從之揮也予髮種種子鬢星星死灰其心槁木其形今又失子生亦胡為也吾當忍死畢子後事勉吾女以共姜之節勿奪其志庶無恨於柏舟之詩也子之孤始三歲俟其免水火脫襁

褓教之育之會有成人時也亦有天地鬼神臨在上質在旁吾言不欺也

祭潘先生文

紈袴不餓儒冠誤身吁嗟先生乃爾邅迍何負於心何罪於人何命之不淑何天之不仁何才之豐而命之嗇何氣之壯而志之湮先生之文也浩乎如韓愈之無涯先生之才也飄然如謫仙之不羣弄翰染墨也李義山之險怪絺章繪句也庾開府之清新蕭瑟乎東野之寒

寂寞乎原憲之貧欝欝乎鄭廣文之坎軻栖栖乎杜陵老之酸辛北窓萬言曾不直一杯之水豈非命壓人頭蓋不許其伸也耶二十餘年淹徊海濱孰學道而不先生是師孰擇善而不先生是隣主盟吾鄉之絳帳作成吾黨之斯文紛紛後生頭角嶙峋夫豈自賢非教曷因施厚報輕痛何可陳投老西行備嘗險勤小戰輒衂大期遽臻戲侮有揶揄之鬼除禳無欝壘之神酒杯多握手之交蓋棺無慟哭之賔幸有嗣之可托賴葭莩之懿

親某等摳衣寢久辜恩最甚今日之奠已不及哀矣徒傷血淚之沾巾

祭陳景韶文

嗟嗟吾丈命止斯耶半世而亡云胡不嗟吾丈平生真可人也胡為天年不少相假昔在妙齡父兄早亡惸然一身遂克肯堂生涯既饒襟義彌篤指廩高風鄉人所服賓客過門歡笑迎逢賢如北海尊常不空酒柸流行詼諧談謔坐有車公人誰不樂晚年風度比迹東山自

謂醉翁不在酒間賤子區區曾獻東曲紙上遺言猶蒙
記録嗚呼哀哉皎皎雙珠俊秀有餘人謂君家三世詩
書指日有人振耀門閭公胡不留以待安居嗚呼哀哉
春秋方盛自知必死手書後事以貽厥子易簀之際了
然可喜古之達人未必如此賤子不肖辱知最深疇昔
登門曲荷開襟拜違經年忽奉訃音臨棺大慟涕泣能
禁

寒食祭始祖文

昔我始祖西來自杭避地擇所山林遯光今二百年子孫寖昌善苟不積流何以長欝葱佳城爰在此崗乃與夫人高下異藏祔塋纍纍喬木蒼蒼寒食拜掃禮修故常糾合宗族共酹一觴

祭始祖母文

昔我始祖來居左原夫人相之以有子孫歷載二百墳墓尚存中間偶遺幾忘大恩訪而得之了非妄言乃與始祖高下異墳兹遇寒食坡荒薦繁庶使百世不忘本

根

祭孟丙文

嗟嗟孟丙吾幼兒也七歲而亡吁可悲也汝生而眉目分明神氣清秀骨有伏犀之奇也聲音琅琅語話了了而世事稍稍能知也吾與朋友講習二兄侍立而汝必隨也吾徒數十人汝類能識其姓第名字退而品藻之於其私也吾謂汝早慧如許他日必未易量豈意止於斯也吾之所飲恨者翫汝之病救汝之遲也初亦謂汝

起止輕健豈數日之間遽至弗支也生於村落所恨苦者無妙藥良醫也致汝無辜由我之罪茹苦抱痛無窮時也當汝之死家禍方稔而仲兄之勢尤危也吾方愴惶驚怖不得盡下殤之禮以瘞汝遶墳三匝以苦汝情雖鍾而恩已虧也汝今死已百日矣汝母方獲視汝之墳而吾方獲祭汝以詞也汝昔在襁褓婆鍾愛汝今祔瘞於側魂魄必有依也汝父母親戚朝夕哭泣以思汝夜常夢寐以見汝冀汝有再生之期也天地鬼神儻憫

汝之横夭釋我之罪愆使汝復為吾子以慰慼莫景之思也汝或夤縁未斷䰟識有知當隨父母以歸也

祭支夫人文

某稔聞夫人有勤儉起家之德享富壽康寧之福昔嘗過其門閭恨無登堂之階邇來夤縁多幸獲預葭莩之末始登門於去年之春然是時夫人之次孫寢疾已革不敢伸候見之禮逮去年之夏來哭夫人之孫之喪始獲見於稠人之中然時方哀痛雖欲奉觴而不可得姑

少遲之以俟他日今乃遽聞夫人之亡訃匍匐而來而夫人已盖棺矣某以通家之故期歳之間足三及門一以問疾二以弔喪竟不獲少伸爲壽之願乃以一觴而奠訣人世如此吁可歎哉

代祭宋彦才文 二首

念吾鄉之耆舊所餘纔二三人嗟浮世之年齡自古稀七十者況善人相繼而淪没俾後生亡得以依歸盡爾傷心潸然出涕惟公望傾士論德冠鄉評妙齡接步於

青衿白首游心於黄卷殖千金之產治生不羙於陶朱戲五綵之衣色養未多於萊子優游窓几組繪篇章有員外之遺風恨錦袍之不奪繼廣平之餘韻賦梅花而甚工讀方外書有文選學惟以一經而教子不求五斗以折腰尚期羔鴈之招幾在桑榆之晚豈意海漚之遽滅堪嘆朝露之易晞過眼百年轉頭一夢某居聨桑梓世續葭莩蚤從蘭玉之游曾快雲天之覯家聲不振媿同北阮之貧人品甚微謬辱東牀之選拜門闌之未幾

俄簪履之遽違徒然肝膽之摧莫遂丘山之報撫棺有
覥掩袂何追聊伸半子之恩薄致一觴之奠
嗚呼人生百年兮長短幾何吾鄉故老兮零落無多月
落天池兮夢斷南柯丈人一往兮迅若飛梭明朝埋玉
兮湖山之阿月魄氷魂兮誰共吟哦輀車届道兮薤露
興歌臨棺奠別兮涕泗滂沱

代諸生祭周仲翔母文

嗚呼孟母不生三遷教隳婦人義方麟趾鳳𥟖伊昔汝

南家聲尚微刀筆是傳詩書罔知夫人登堂潛歔默欷曰我有子非儒曷歸仲子妙齡秀目疎眉喜謂良人茲廼佳兒罄我槖金給爾師資手調熊膽志在荷衣皎皎明珠長浪益奇業勤藝苑心探聖涯高視雲霄平步可期前日賢闕小敵偶遺千里言旋慼顔不怡謂胡弗留再戰秋闈去雖倚門歸欲斷機賢哉夫人前烈可幾雅志未酬浮生遽違蓋棺不瞑有識興悲嗚呼哀哉某等忝交蘭玉屢拜賔墀賢非房杜濫對酒巵尚期他日一

鶚高蜚鯨吸賀樽歡動庭闈孰謂一朝人事成非隻鷄斗酒泣奠靈帷嗚呼哀哉男子剛腸不妄涕洟今日潸然為賢母揮

代諸生祭陳元佐父文

嗚呼十載之前吾邑父兄汩於流俗聞見弗明詔厥子弟惟利是營惟刀筆是傳惟儒冠是憎雖有良能莫克自興孰先義方孰始過庭樂善惟公教子以經矯矯家督早蜚俊聲茲千里西征惟公命是承豈私是名寔惟

親是榮凱奏未旋禍變忽嬰恐哉蒼天�

者不啻天地之重所圖者僅比毫髮之輕是詩書教子

反貽公之恨而桑弧蓬矢之志足以明孝子之痛戀嗚

呼哀哉某等辱蘭玉之與游獲誨言之屢聽痛斯辰之

盖棺想銜恨而弗瞑奠一觴而永訣故血淚其如傾

代癸季夫人

近世以來人益天促吾鄉數月頻着弔服老而逝者壽

罕及於稀年少者胡為名亦書於鬼録惟今日之弔夫

人乃堯舜盛時之哭蓋夫人之壽幾九齡有內外重孫之滿目且富而康庶幾五福此固吾鄉近世之所無而夫人之所獨某母黨之親也惟夫人之最尊而某之不肖也又聯姻於華族施及兒輩葭莩相續三世婚姻恩重義復異慈顏之長在庶壽觴之頻属胡今日之登堂奠生芻之一束如夫人之一死兮願無可憾而親戚之心雖聃彭猶未足

代諸生祭周仲翔父文

嗚呼人孰無生生而不淑有媿於生亦孰不死死非正命有媿於死惟靈生為善人死於牖下是生死之間兩無所媿也然靈脫然於習俗之中慨然破黃金之籯諄諄然有意於教子也矯矯令嗣天姿秀偉力學而工文自修而近厚亦一鄉之善士也奈何鼓篋賢關較藝秋闈未遂厥志而靈不能忍死數年以待三釜之養此某等所以為靈興恨於此也

代人祭族弟文

嗟吾宗之薄祐兮如吾弟其無多方妙齡兮確有志乎琢磨將興家以詩書兮變習俗而丘軻苟歲月之少假兮持此心而匪他庶頭角之成就兮奚蒼穹之足摩云胡命之不淑兮遽不起乎沉痾凋朱顏於鼎盛兮脫綠葉於庭柯驚好夢於須臾兮委青春於逝波嗚呼雙親在堂兮鬓髮皤孤兒孀婦兮奈若何凛霜風於玄朔兮埋爾骨於山阿酹一觴而永訣兮覺老淚之滂沱

代祭萬夫人文

嗚呼婦人五福世罕有也天畀夫人獨何厚也東平先生以經誦先吾鄉以節行高一時賢士大夫爭求見之而夫人實為其婦也扶風府君溫厚儒雅至今鄉里稱為長者而夫人實為其偶也蚌腹生珠藍田出玉一門四味如唐之穆夫人有子實昌厥後也禁臠奇才東牀佳士喜入門闌如唐之李夫人有女實獲鸞友也履柔順於一身達孝慈於六親夫人之德固無咎也閥閱冠乎鄉閭齒髮逮乎稀年夫人富壽固兼受也湖山之南

佳城鬱葱夫人之藏當不朽也某忝葭莩之末欽聞懿德亦云久也今夕何夕奉兹窀穸登堂灑涕酹斯酒也

代祭何升老文

惟公名久聯於仕籍出處可書行素著於鄉評始終無玷門闌鼎盛蘭玉兼榮方期壽杖之迎遽棄板輿之養不遺一老莫贖百身某早縁桑梓之私重結葭莩之好徒深感德未遂承顔況遼遼阻於江山每濶踈於音問忽聞凶訃俄喪吉人已嗟七日之非薄致一觴之奠慈容

莫覩老淚徒揮

代祭宋元明文

嗟嗟元明君死已乎然歟否也謂果然耶君風貌堂堂世事了了以幹蠱克家而門庭昌阜何天與之才智而嗇其年壽也謂不然也吾入君之門胡不見其欣然而迎登君之堂胡不聞其笑語之聲七尺之軀乃塊然而在柩也嗚呼君果死矣吾鄉黨親戚中堂堂了了如君者不多有也君之父乃吾之舅吾之母乃君之姑而吾

同氣之娣妹又為君之偶也吾與君再世通家游從最久情好綢繆尚相期以白首也君強健如許而溘先朝露況吾蒲柳之姿又安能保其悠久也吾來撫君之棺弔君之母與吾之妹哀君之諸孤涕無從而奠以一巵之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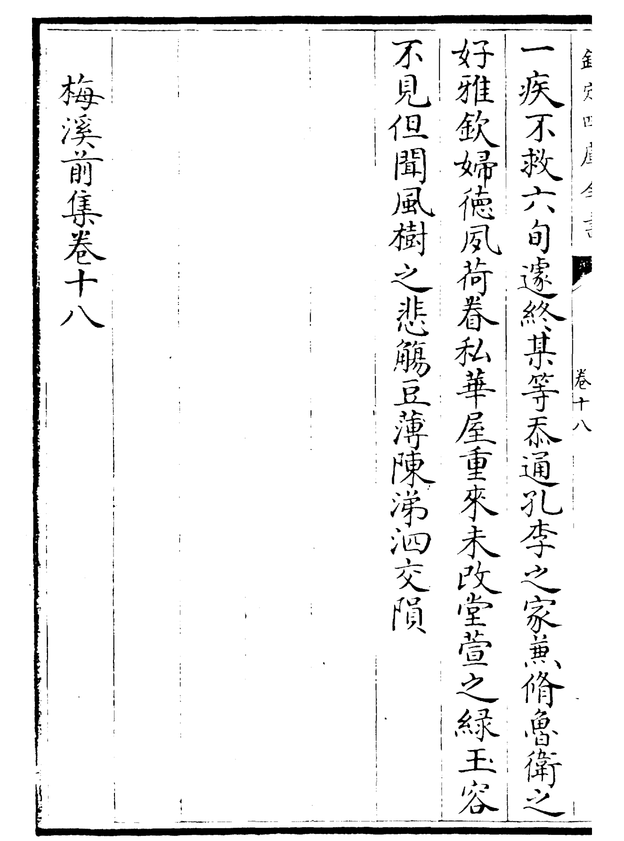
代祭萬叔永文

嗟嗟我公德尊一鄉宗族協和門閭阜康六子趨庭一桂先芳豈唯一門鄉閭之光賀客在廬弔客倚墻哀哉

吉人命胡不長家君與公情好相忘婚姻世修如謝與
王一二年來游宦遠方恨不親臨元伯之喪家書有命
遣酹一觴

代祭佘夫人文

惟靈節著孀居興共姜守義之誓志在宗祀有叔姬歸
國之風生涯獨盛於慶門智巧反踰於男子恩尤深於
婢獲庇潛及於孤遺於家曰能在婦為哲早歲克勤於
負子莫年方慶於抱孫孰知鷩悸之間遂致沉痾之甚



一疾不救六旬遽終某等忝通孔李之家兼脩魯衛之好雅欽婦徳夙荷眷私華屋重來未改堂萱之緑玉容不見但聞風樹之悲觴豆薄陳涕泗交隕

梅溪前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八百五十五集部

梅溪前集卷十九

宋　王十朋　撰

雜著

井光辨

予家之東南有井覆以屋其水清而甘冬溫而夏寒雖大旱水僅盈尺而泉脉不枯井方不及丈然比他井為差巨當先祖之世鄉人目吾居為大井頭王家則是井也固見大於鄉人矣予闢家塾於井之南紹興庚午季

夏之夕僕夫汲而歸以井有光告予往視之隱隱熒熒如燈如螢如光芒之星不知其果何物也意者魚鼈之族其鱗甲文理晦於晝而燦於夜耶或螺蚌之腹産明珠以自照耶其在物理或之有也惑者好語怪匪妖之則祥之矣予故以物理辨之二十五夜會趣堂書

四友録

語曰君子以文會友予文會梅溪有友四人焉皆佳士也然各有少疵羅文性堅剛而貪墨毛頴工文詞動如

人意而不耐久楮先生為人潔白而輕薄于墨客卿有漸摩之功而好變白為黑也四友與予文會久矣予常取其能而不議其疵數年間客上庠陪俊游果頼四友之力然予老矣四友方進未休他日竹帛間慎毋相忘予當掩予疵如予今日之不廢子也庚午六月丙寅書

讀婁師德傳

婁師德教弟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予嘗詠史作師德詩云

忤意由來勿校難誰能唾面自令乾直須事過心平後方服婁公度量寛予性褊急常欲書婁公傳于座右効古人佩韋之戒偶閲書遂録其事昆弟朋友間有坐予失者宜書紳焉則事雖大於唾面心自然清凉矣

題卓

吾貧好作文苦於無書可閲好寫字苦於無紙可書遂於貧中撰出一術以卓為紙以肺腑為書淨几無塵日書數百字吾之無盡藏紙也心之精微日出數百言吾

之無盡藏書也從予游者有童子數人勞之以研墨之職授之以所書之言曰從吾為無盡藏游也顧謂童子曰吾老矣無盡者有時而盡汝能記吾言使不如几上字而滅沒否乎童子曰唯庚午季夏二十八日書

論文說

有客與王子論文謂王子曰子以今文況昔文亦加進否乎予應之曰新文之進予則不知也但每閲舊文背必汗焉耳客曰見舊文而汗背進莫驗於斯也使天假

子之年將不一進而已他日見今之文汗又浹背矣予不見君家名勃者乎滕王閣序最膾炙人口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句當時以為神殊不知此乃少年麁豪之氣俳優之雄者以勃之天資英秀不使早死其文之進殆未可量他日見所謂神句者寧不汗背耶韓退之文章之古者後世莫得而疵之然感二鳥賦乃少年所作學識未逮故有二鳥不如之歎李漢序其文為篇什之首非深知退之者也予善其説遂退而

記之

讀蘇文

唐宋文章未可優劣唐之韓柳宋之歐蘇使四子並駕而爭馳未知孰後而孰先必有能辨之者

不學文則已學文而不韓柳歐蘇是觀誦讀雖博著述雖多未有不陋者也

韓歐之文粹然一出於正柳與蘇好奇而失之駁至論其文之工才之美是宜韓公欲推遜子厚歐陽子欲避

路放子瞻出一頭地也紹興庚午七月上澣日讀東坡大全集於會趣堂因題于卓

雜說

為善易能不言難過人所不免文之則小人也

孟子言仁者如射以其發而不中不怨勝己也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射有勝負爭之端也君子獨能以揖遜終之遂至於無爭宜怨而不怨當爭而不爭此孟子謂之仁而孔子謂之君子也彼有無爭而爭自起

無怨而怨自生真小人之不仁者哉

名之所在人所必爭而同忌也能避人之所爭樂人之所同忌斯可謂之君子掩惡揚善朋友之道語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予所短多矣然於交友中常道其善不道其惡是亦寸中之長者昔姜渭叟能言之姜死矣無知我者渭叟負逸才豪氣者也而不修細行惡有所不掩亦朋友之罪姜之念予蓋有所激云

人有毀已已亦毀之何其不長者也予雖未嘗揚交友

之惡然性褊躁不耐事聞人毀巳則氣形肝鬲往往亦斥其過於稠人廣衆中言既出口悔心遂生然駟不及舌矣因思韓安國對魏其武安之言自知其非長者遂書以為戒

靈烏說

烏之為禽性靈而意忠每預知吉凶而啞啞以告小人聞其鳴則唾罵之烏不以唾罵而廢鳴可謂忠矣范文正公謂人有言兮是然人無言兮是然者也君子聞烏

鳴則恐懼修省潛銷禍患於未萌人遂以烏鳴為無驗
忽之為不靈也殊不知烏能警於未然之前君子能戒
之於未形之際是烏之忠計既行而智名不可得而聞
矣告之不戒而凶著於形迹則烏之鳴驗是吳之子胥
也告之能戒而禍銷於兆朕則烏之智隱是漢之張子
房也烏之告豈有二哉所聽有不同耳書院之東隅有
烏連日羣噪若有所告者此君子恐懼修省時也作靈
烏說

夜虹見

紹興庚午七月十六夜山月初吐有長虹見于西厥光白踰時而滅人以為白虹異之予謂是虹之異在時不在色虹見于晝蓋影日而成色宜青紅或白則為異其見于夜也影月而成白乃其宜耳然虹多現于朝莫間在乎欲雨欲暘之際未有影月而現于夜者茲其所以為異與姑志之以俟能言災異者辨

待士說

有言邑大夫不待士者予曰子何從知之曰有訟於庭者箠楚之辱及焉予曰此士之不自待非大夫不待士也為士者服詩書精素履聖賢之是師臭味之與游謹門戶時租稅忍焉以省訟慎焉以遠禍俾足迹不及於公門而官吏稀識其面目雖使柳下惠之弟為邑大夫焉能辱儒冠而陷之虎口耶使貌焉而士行焉而市旁午里巷而惡少與曹爭競非分而獄訟以與朝鑽刺以識面暮求判以欺愚雖使周成王之叔父為邑大夫詎

可望其施吐握之禮耶大夫非能重士也士實自重非能輕士也士實自輕顧其自待者如何邑大夫何責焉既以答告者遂書為吾黨之戒

雜說

孟子曰生我所欲義重於生舍生而取義可也嗚呼人之所甚畏者死也義之所在死有不足畏者惟不畏死之人可以成天下之大義立天下之大節享天下之大名名與謗常相隨因名獲謗因謗獲名雖韓退之猶是也

原毁曰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毁來非因名獲謗歟進學解曰動而得謗名亦隨之非因謗獲名歟有名而有謗不若無謗而無名古之哲士必避名非避名也乃避謗也

君子小人不難見即其報施之閒而觀之則肺腑之隱洞然不可逃矣陳平受賞則不忘魏無知白敏中得志而擠李德裕君子小人之用心其厚薄如此

賈誼過秦論班固公孫弘賛韓退之進學解真文中之傑也予少時誦之至熟今為昏忘所奪心能記之口不能道

聰明不及於前時宜古人之興歎也賈誼賦過相如揚子雲不知也柳子厚平淮西雅過韓退之子厚自能知之子厚之文温雅過班固退之之文雄健過司馬子長歐陽公得退之之純粹而乏子厚之奇東坡馳騁過諸公簡嚴不及也

唐宋之文可法者四法古於韓法奇於柳法純粹於歐陽法汗漫於東坡餘文可以博觀而無事乎取法也

韓退之進學解蓋揚子雲解嘲班孟堅賓戲之流也然文詞雄偉過班揚遠矣予無退之文章學識而一二事與之合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與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是也自志學之始喜誦是文太山北斗仰亦勞矣二十年間跋前疐後無其職而有其窮每欲效顰作文以送之又無怪怪奇奇之筆也紹興庚午七月二十二日書

三不能戒

不善文者宜秘不善書者宜楷不善言者宜省予不善文而不能秘不善書而不能楷不善言而不能省此其所以獲誚之多者歟今焉知過而能通戒之矣然有時乎不能秘不能楷不能省者文能秘於窓几著述之私而不能秘於場屋進取之公書能楷於優游學習之時而不能楷於匆匆應荅之頃言能省於心平無事之日而不能省於氣形肝鬲之際烏能使文無媿於不秘書無媿於不楷言無媿於不省

書歐陽公贈王介甫詩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此歐公贈介甫詩也介甫不肯為退之故答歐公詩云他日略曾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由今日觀之介甫之所成就與退之孰優孰劣必有能辨之者予謂歐公此詩可移贈東坡贈者不失言當者無媿色

大舜善與人同說

大舜善與人同非與人同為善也蓋能與人同而不立

異耳古之獨行之士皆好立異而不與人同如申徒狄之介於陵仲子之廉尾生之信屈原之清皆能為人所不能為然非可傳可繼之法君子不取焉彼以立異為有過於人而不知適所以自小也舜取諸人以為善盡事親之理以為孝由孝悌之道以為仁義是皆人之所可為者舜亦從而為之人之所不可為舜亦不為之矣此所謂善與人同然舜善與人同而衆人卒不能自同乎舜者何耶舜即其同乎人者而行之不息此所以為大聖

人衆人一作焉一息焉甚者一暴而十寒焉初與舜同而卒與舜異非舜之不同乎人人自不同之耳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是子貢之不與人同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是孔子善與人同也賢人好與人異而聖人常與人同舜孔子為大聖人者非由乎異而大者同焉而已矣故曰大舜有大焉又曰大哉孔子語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孟子曰大舜善與人同善者能也語意正相類

論語三說

孔門弟子有顏回者聖人許之以仁者也有有若者其見道似聖人者也有曾參者悟聖人一貫之道者也於是作三月不違仁說以賢顏子作有若似聖人說以辨其似聖人者非貌作一貫之說以辨其所以告門人之意

上智性仁其次修仁其次假仁性之者無心於為仁而所為無非仁者得之於不思不勉之間而從容於顛沛造次之際猶水之不噓而自寒火之不呵而自熱也寒也熱也仁也非水火與聖人之性也哉噓而寒呵而熱

修而仁則出乎人者矣惟賢者能修之於終身之久其至也與性之者同衆人假之於日月之暫及其久也則真僞之情見矣顔回雖孔門之髙弟然於仁也非性之者也克巳復禮而為之也孔門弟子孰不欲為仁也哉然假之於日月之暫而不能好之於終身之久聖人觀人亦必久而試之使僞為者不能欺於倉卒不備慮之間而真修者亦足以發明於倉卒不備慮之際三月久矣天時變矣而回心不違是終不變矣嗚呼回三月之仁是近而一日之仁

也遠而終身之仁也回豈偽為而暫假者哉豈噓呵於頃刻之間也哉說者謂顔子三月不違仁賢於日月至焉者耳未能以之終身也作三月不違仁說以辨顔子

論語何以子有子耶柳宗元固辨之矣雖然未知有子也孟子稱孔子既沒弟子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所謂似聖人者蓋必有子之學識於羣弟子中有一日之長其見道有似吾夫子焉如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之似也世儒以謂貎似孔

子其說陋矣且有子之似夫子而曾子有不逮焉者曾
子嘗以喪欲速貧死欲速朽為夫子之言而有子不然
之曾子質諸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子
游之徒知有子似夫子素矣所謂似者必有如辨曾子
之言之類豈以貌似之故虛欲師事之耶雖然直似之
耳欲以事孔子事之則不可故曾子不許之而有子未
嘗居師之位也說者謂不能答弟子之問遂見叱而退
蓋好事者為之辭以誣有子耳然世皆知顏子之後有

曾子而不知有子者亦回參之亞匹也序論語者知之故首記夫子之言次記有子之言又次記曾子之言未必言之次第如是也其必寓相尊之意焉以謂夫子既沒之後其道可尊其人可法者莫先乎有子曾子也或曰子以有子為回參亞匹夫子曷不以好學稱之如稱顔子又曷不以一貫之說告之如告曾子且不與四科之列何耶曰夫子何特不稱有子亦曷嘗有一言以稱曾子也何特不以一貫告有子亦曷嘗以是

告顏子也稱之告之當時有未必盡記後世有未必盡知者焉有子曾子在孔門年皆最少其不預四科之列者未必從夫子於陳蔡故也曾子之後有孟子故曾子之道益尊有子之後無門人故有子之道不顯然孟子嘗稱其智足以知聖人又記其似聖人與羣弟子欲以孔子事之之事子游稱之於戴經弟子尊之於論語亦足以發明有子之為人矣而學者未之知也作有若似聖人之說以辨有子

一貫說闕

書富家翁逸事後

萬序明之手録雜文一卷其首篇乃馮當可所記富家翁逸事也富家翁兄甲者未必知書觀其處昆弟之間雖知書者所不能為進之孔門其閔子之徒歟馮記其事而逸其姓第曰兄甲而已他日史官作宋孝友傳書其事而闕其人當與齊魯大儒同發揚子雲之歎也予忝知書且為人兄有媿於不知書之甲多矣然心實慕之願學焉吾家他日或無乙之婦庶幾遂其所慕之心

未可知也顧謂萬子曰汝東平先生嫡長孫且其家世業儒非富家翁比豈不能為甲所爲耶予爲人子弟固非以是責子也然既録其事必有意於爲甲者甲不難學少損好利之習則人皆甲矣予之書是命表弟余璧全之研墨因以其事語之二子從予游皆妙齡而秀者其家皆知書過於富家翁者予故以是勉之紹興庚午季夏二十五日不孝子王某書

記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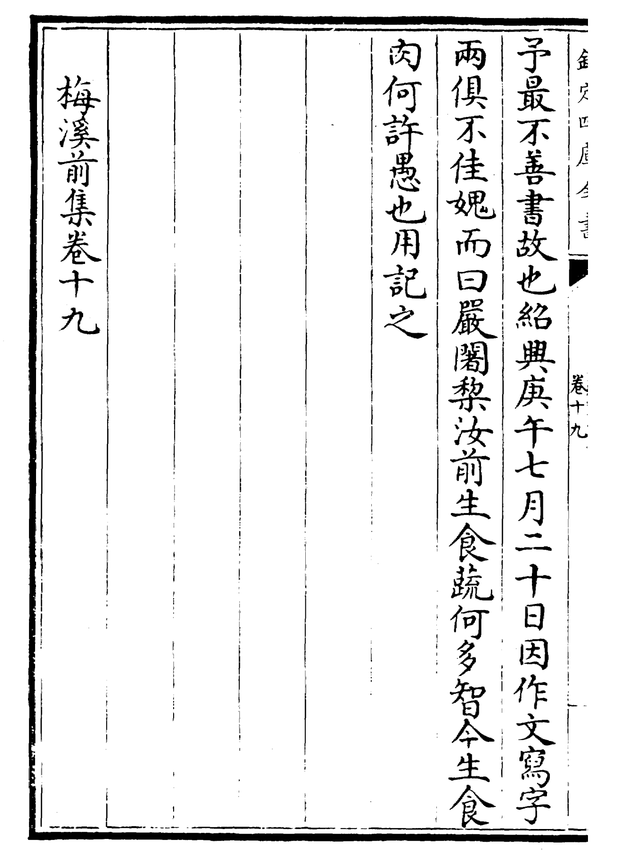
予有鞋布體而麻質其敝甚十趾不能以自藏有蛙乘罅而入蟄於鞋頰間予不知也會昏暮如厠而蛙忽鳴俯而視地無所見既行而又鳴予始疑之既就几席而坐足每動則閣閣然有聲以指摸之有蠢而動者予愕然未能物色其類呼童子燈之脫鞋而微露一爪乃蛙也命童子出之躍而去東郭先生衣弊履穿貧甚矣然未聞有蛙乘罅而蟄者以是知予之貧又過東郭一等然鞋非可蟄之所蛙託身誤矣使其不能自鳴幾死于

足聞予去歲嘗和韓退之答柳柳州食蝦蟇詩以戒同
舍果能止殺是蛙也豈以予不殘其類故奮身而來託
將以脫虫虵吞噉之禍於一時耶予亦幸而不踐之不
然幾乎避禍而得禍也感而至蟄而免自鳴以求全蛙
亦有知矣勿以其蠢焉而愚之人能持無害物之心而
物以其類至能持無害人之心人其有不至者耶時紹
興庚午孟秋七月十四夜書

記人說前生事

予少時有鄉僧每見予必謂曰此郎嚴伯威後身也予不曉所謂既而訪諸叔父寶印大師叔父曰嚴闍梨字伯威汝祖母賈之兄吾之舅氏且法門之師也博學工詩文戒行修飭有聲江浙間為士俗所推重汝父母嘗以無子為憂禱求甚力至正和壬辰之正月吾師卒汝祖一夕夢吾師至其家手集衆花結成一大毬字汝祖而遺之曰孝祖君家求此久矣吾是以來忽不見是月汝母有娠至十月而汝生吾師眉濃黑而垂目深而神

藏兒時能誦千言喜作詩人以汝眉目及趣好類之且符所夢又謂吾師死之月而汝受胎也故云予㓜從學鹿巖人有指予眉垂目藏而嶄之者表丈賈元達曰此子眉目類吾伯嚴閣棃他日能文未可知也然嚴閣棃智慧名徳卓卓如許縱未脫輪回當復生人間世為大善知識胡為於滅度之後鍾成迂愚魯鈍之性現此窮薄困苦相耶予嘗寫字作文詒寳印叔父叔父曰人言汝吾師也文僅似之字乃爾不同耶嚴閣棃尤工筆札



予最不善書故也紹興庚午七月二十日因作文寫字兩俱不佳媿而曰嚴闍棃汝前生食蔬何多智今生食肉何許愚也用記之

梅溪前集卷十九

梅溪前集卷二十

宋 王十朋 撰

行狀

東平萬府君行狀

君諱世延字叔永世為溫之樂清人曾大父惟監大父周父鴻皆晦德不仕君幼警悟敏記誦初屬文思捷而佳為師友所奇年十四而孤奉母謹甚處家事若成人舍法中游郡庠業修行飭蔚為善士宣和間邑大夫興

鄉校以鄉先生鄭君邦彥主之鄭學術淵粹為時名儒從之游者以百數君一日謁同志會其課諸生戲即其題涉筆而就鄭見之撫几歎曰之人詞藻如是一第唾手取爾然君以兄弟終鮮志顓甘旨訖不事進取抱才不試鄉人惜之性寛博與物無忤尤善宗族每先其急難遇長幼慈愛均壹無纖芥嫌隙族衆多間有違言君周旋其間開釋以理衆皆媿服恊比如初由是闔族內外咸欽而愛之稱為長者善治生蓄而能散親故有不

振者每綱紀其家其弟子有美質困不能自業給飲食師資費以教之處女貧無以歸躬為擇配匳而遣者凡數人居之左右細民窶族資衣食埋葬者數十家緇素叩門隨所謁而獲者亘計歲凶廪饑每為富室倡救具以館賓席無虛日也篤於教子嘗葺屋數楹讀書其間厚禮以致名師訓督黜竄之勞率分其半長子庚最美才始冠游太學君勉之以詩曰莫放山虧簣終教井及泉庚益自勵果優中考選連預薦書屢為多士先聲譽

籍籍用上舍免省登進士科次子庠亦以妙齡預鄉貢
萬氏以經誦先里閈歴四世儒冠益盛業賢關舉進士
者數人登科第自庚始樂清自舍法罷閲二十年無舉
於鄉者里巷靳之邑人復取鄉貢自庠始先是監察御
史睢陽李君藹扈駕南廵聞君有鄉譽訪其居名其軒
曰必大且賦詩極言之至是二子俱有成人以為榮咸
謂君種德樂教之報且嘉李之先知君夙有喘疾晚歲
彌劇瀕死語不亂巋坐正色而卒實紹興甲戌十月二

十有三日也年五十有八鄉里聞訃無不傷嗟初娶孫氏先君二十四年而卒繼室以趙氏子六人庚左迪功郎處州縉雲尉次曰庠曰廙曰廓曰庶曰唐孫男三女二庚與庠既以儒學名家餘皆服義方其進未量鄉人以君有陰德且多男子比之燕山竇氏恨其不足於壽不獲盡見云君仁而好施志於濟衆者未艾也甞割膏腴三十畝儲其入以濟親戚之貧者死之歲語諸子曰吾為是恨未廣自是而後宜資其人歲一易之庶幾悉

周且枚舉其所當與者家之西距大江實為要津勢湍而惡涉者病之君叔祖東平先生始傾家資跨江為橋濟人於險垂六十年往來蒙其利俄一夕燼於火東平子主簿君欲新之未遂而卒君毅然以橋為任然事艱役鉅既捐己資以半其費又經營其餘於鄉黨間以佐之橋成有日矣而君卧病彌歲屬纊語不及他顧謂諸子吾以橋累若等矣諸子涕泣請繼志頷而暝君雖早厭場屋未嘗廢書每開卷意有所會必標識以謹不忘

所為詩文雖不多皆平淡造理峻潔可愛尤屬意於簡翰雖貽子弟不率然作也卒之又明年諸孤卜以春正月十有九日葬於岐山之陰泣血相謂曰吾父以善人君子稱於鄉其潛德有足書者將乞銘於薦紳先生以永厥垂宜得之其詳者狀而授之庶乎其不誣以屬某某萬出也每登門辱顧為厚且與庚同舍上庠又獲與諸子游蓋知其詳而不誣者雖蕪陋其何敢辭謹狀

張府君行狀

君諱端弼字廷直姓張氏温之樂清人曾祖迪祖孜父瑀世蓄潛德不慕禄仕君資俊邁好學問慷慨喜議論敦尚氣節偉然男子也舍法行肄業泮宫月書歲考累成優校以行藝職學事領袖諸生嘩嘩有聲浸尋於仕塗矣會更科學子解散君歎曰仕與養不能兩全浩然懐歸奉偏親以孝聞初先業大廣重以兵火業寖微君通材經畫有條未幾生事大振富甲鄉邑然雅重義槩恥為俗子富務周旋宗族親舊有以窘告濟之無難色

邑學再建興出財力居多仍率先割膏腴以養士每歲之春發廩以賑窮民質貸踰年不取其息有負債者多折劵不復問性樂善里人有登第者喜如已得閔其貧每資給之雖萬金不吝也好賓客坐席常滿極飲不倦杯行健語笑年雖及而鋭氣不衰所居地爲邑之屬鎮間有不逞曹聚讙譟君凡諭以理有不肅者張目掀髯厲聲叱之咸股栗畏避威不以勢人尤難之喜教子姪命師友必以賢荅以殊禮闢廬舍規模宏壯或謂君有

令名何室之美曰吾非以自奉也為他日子孫容車馬
會食客之地爾其心期如此養高閭閈足不及州縣未
嘗以姓名干典謁汙訟牒士論韙之聞有巧造請搢犇
走無日不數於公門者心鄙薄之常舉為後生戒晩景
益曠達不以財利經心見為善者喜見顔間誉而勉之
以親志好佛二弟俱從空門學為飯萬僧開義井以侑
善云疇昔少有疾預知死期一夕牡丹冬開人以為祥
君謂花非其時對之悵然賦詩見意旣而感疾朋舊問

之談笑如平時俄盥手正衣冠偃卧而逝實紹興二十四年十二月五日也享年六十有六子二人摅挺皆業儒女三人長歸進士宋翰餘未嫁君挾所負氣蓋一時俛首田園非其志也每觸事感槩興懐學有經術尤邃於易少以事進取既蓄而不施行所學於家處利害得喪之際裕如也識者謂其諳幾深之理好商確文史工詩章語逸意新有作者風君於鄉黨為前輩其初稔其名未之識也一日過郴川遇焉不以後進見鄙欣然命

舟同泛而歸既登堂獲奉文字飲於巓遇不薄矣君没之明年諸孤卜以十二月十一日塟於里之桂峯祖塋之側長子攄以書來告曰子於吾先君有一日之雅宜狀其行吾將乞銘於立言君子以藏諸幽以垂諸不朽其謝非人至于三不獲命遂采諸鄉評編而次之謹狀

賈府君行狀

公諱如訥字元辯其先福州長溪人五世祖從温之樂清曽祖皓祖靖父奭皆有潛德不仕公温雅愷悌持重

寡言為兒時嶷若成人十二歲而孤事後母至孝撫育弟娣恩意均壹母病涕泣嘗藥及卒執喪如禮伯母錢性嚴子姪有過必痛繩之公善承順未嘗忤意在諸子中最以謹厚稱初伯父奕以經誦先里閈從兄弟愚如晦俱美才有聲庠序間公尤嗜學每謂弟如石如規曰吾二兄才名如許若等可不自勉耶以身率之故二弟皆力學能自立如規既冠學益進公勉其游太學且躬任其家事厚資給之務成其志及舉進士捷音至時兄

如晦同戰藝公意其偰中喜甚旣而聞其不利鬱鬱不樂賀者方集公卻之曰吾兄親老方藉此以慰其意今見黜何賀我為人服其不私如規令尉建昌軍廣昌縣以德譽取重縉紳公之教也公善治家井井有法不務兼并而生產日肥性仁慈尤睦宗族見貧者心憫之常發廩以濟每言彼吾宗也吾忍獨溫飽也有尤窘者四族人以膏腴三十畝賑之仍給穀曁牛資其播殖又割百畝飯僧徒之往來者及分惠里人之寠者凡割田二

頃餘而金穀之惠亘計謁丐踵門必周卹之至解衣以
贈其敦宗好施蓋天性也鄉人燕其宗祉以貧賤者與
公曰是豈兩姓耶每家宴合踈近長幼貧富均禮舅氏
家不振悉力贍之歲時登其門省事如父母去必感泣
舅卒厚禮以葬公素友愛兄弟異居非其志當析財命
宗人區處未嘗顧視務推遜以化婾俗季感其德復義
聚至今樂教子弟屢延致名儒厚其禮終始周旋之喜
賓客館無虛日雅不好飲遇賓醉則為之極歡敦尚禮

法遇人無厚薄必盡恭泛愛鄉黨至所交必擇長者寡嗜欲不好殺喜與釋子游談無生之理務忘身世不幸嬰痼疾仁而不壽享年纔四十有二以建炎三年五月九日卒遺言有私貸者悉棄之遠近聞訃無不涕泣娶同邑陳氏處士景芳之女姿婉淑奉姑以孝謹稱始奩具頗厚公喜周急而夫人不吝故公得以私田活其宗數百指陰德在人為多蓋夫人之助云後公六年而卒年四十有九男一人曰循以業進士克守家訓與季父

同居幾三十年服勞不憚鄉里難之女一人歸表姪王某孫二人公與夫人喪久在殯弟縣尉君嘗言吾兄嫂事吾母盡孝吾當擇地改塟吾母以兄嫂祔焉屢以卜後得邑之左原其崗維吉躬治墳塋以奉窀穸紹興癸酉秋循飲泣謂某曰吾將以冬十一月十有七日合塟吾父母欲丐銘大手筆以發其幽光子盍狀之某不佞獲以通家子自幼登公門荷知遇不淺及公殁又辱為子壻知隱德為詳甞訪遺事於故老咸曰公仁者也今

無是人矣某遂撰次所聞俟賢而有文者書之謹狀

周府君行狀

公諱瑜字公寶先世姑蘇人也高祖避五代亂徙居於剡曾祖茍祖惟父過皆不仕公為人純厚質直介然能自立以孝友聞於鄉治家有法遇長幼以禮閨門之内肅如也宣和中北敵犯境人倉遽犇匿公獨擁親柩噭號聲徹閭里冒兵刃扶護以畢窀穸朝夕悲涕不忍去墓側兇徒相戒曰無驚周孝子賊平卒無恙公喜儒學

嘗闢家塾數十楹延四方名士以淑諸孫又製夫子暨十哲坐象畫七十二子於一堂俾崇奉之大書其側曰爾其親師友之淵源就功名之烜赫浹日必設具以集之親究其能否有勵業者喜見顏間面加奬諭冀其成就稍怠惰則諄諄戒敕俾之自勉由是咸自力於學紹興庚申秋孫汝士預薦書乙丑歲世修肄籍太學丁卯秋汝士汝能世則聯名鄉薦明年汝士登進士第鄉人榮之公喜周急視饑渴者如己每盛夏分命皂隸當往

來之衝烹泉以救暍窮冬集境内饑民施以金穀遇歲歉發廪賑貸命諸子悉寛逋負剡之南有鉅溪實為要津行者病涉公首創浮梁以濟其子繼之至今蒙其利初先君嗜佛公嗣志彌篤凌晨焚香端坐披閲藏經歷四十寒暑手録因縁幾百卷每以所得語諸子借示勸戒剡有名刹遭兵冦燔毁無餘公割己貲一新其棟宇時私第猶未築家人以為言公曰茲邑人植福之所詎可後耶僧徒德之祠公於佛舍旁欽事以報公又闢别

館飯貧士及緇黄之流滋久不厭其樂善好施出於至誠初不求人知而稱道者不容口其見重於人如此公狀貌魁偉見者以為異人自中年鰥居不再娶屏嗜慾務養精神平生未嘗服藥既老顏如嬰兒視聽不衰好事者爭欲求見以叩養生之術晩苦足疾諸子和藥以進公郤之曰死生命也何以藥為兒女涕泣以請恝然弗顧會孫壻高世絪以赴調告違公曰吾某月日行矣至期沐浴易衣而坐神色如平時謂諸子曰吾即行若

輩宜自勉言畢奄然而逝實紹興二十一年十一月十有六日也享年八十有八公薄於世利初以勤儉自守不廣貲産自諸子既壯悉以家事付之積數年富甲一邑公視之恬然不以經意晚景門闌益盛身壽康寧每歲旦暨誕辰讌坐高堂子孫詵詵環列戲綵甥壻無慮數十人爭先為壽劇中以周氏為慶門言五福者以公為備公娶里人孫氏先公三十二年卒男三人長仁承節郎次侁承信郎婺州永康縣監酒稅後公一年卒季

億先公七年卒女四人長適同邑吳宗次適劉陞次適
房先厚次適過諤其夫皆早死諸女孀居終不改志男
孫九人世光汝賢汝士左從政郎汝弼早卒世修汝能
世則汝礪世南皆業儒女孫六人長適同邑進士盛卞
次適泰州助教過焌次適成忠郎通州支鹽高世絪次
適進士商汝霖次適右迪功郎徐輿虁次適右修職郎
潭州醴陵縣尉姚寔曾男孫十有二人曰之元之紘之
文之綱之彦之茂之奇之翰之才之望之卲之美曾女

孫十有二人長適進士史之才次適左廸功郎明州慈溪縣主簿陳嘉善餘尚幼某無似獲與公之孫世修同舍上庠道出剡溪嘗登公堂獲承謦欬之餘他日再至而公逝矣癸酉秋公長子仁移書謂某曰吾將以十二月十八日葬吾父于邑之方山鄉馬鞍山之原祔先夫人之隴也子辱與吾兒游知其平生之詳願狀其行吾將乞銘於士大夫以藏諸幽某辭鄙陋不獲謹撰次所聞如右謹狀

潜澗嚴闍棃塔銘

師諱處嚴字伯威姓賈氏温州樂清人也父靖居鄉以長者稱母萬方娠一夕夢黑龍自天躍而下俄化為道人入其家及産師有異相幼警悟不凡經史過目輙成誦朂東平先生規邑之名儒也試以對隨口應答大奇之少長忽不茹葷母强之卒不從一日游精舍歸白其母曰兒蔬食居俗非所宜願出家學佛惟夫人割愛遂往里之明慶院禮僧知性為師既落髮受具游歴郡刹

初學律未幾習天台教觀慨然歎曰吾邦僻在海隅見聞不廣遂之錢塘依南屏臻公聽天台大部明法華諸經時學者尚編録務相詰難師聽法罷端然默坐同輩問之發明師說了無遺誤因謂之曰文字分別馳騁法相吾不能為遂遠游禪林訪先輩老宿叩擊玄旨師志節高學識超邁杖錫所至道眼相契為多會有以座首命之者師曰吾宅心名利外冀逍遥自適詎能為人役耶於是西游帝都觀伊洛南周旋江淮間凡名山水叢

林巨刹靡不至時道潛思聰二僧與東坡居士游聲名藉甚咸與師善數以篇章往來師博學詩文尤典重且工書有晉宋法或勸以所作謁縉紳求知已師咲曰古之桑門上首與士大夫游非求之也道自合焉爾故終身不以一字干謁識者高之元祐間還永嘉寓淨光大雲開元諸寺其徒翕然歸之扣門請益者屨相躡也師訓以本業外復以詩書子史導之凡經指授者咸見頭角時開元建護國天王殿命師作記文辭雄偉太守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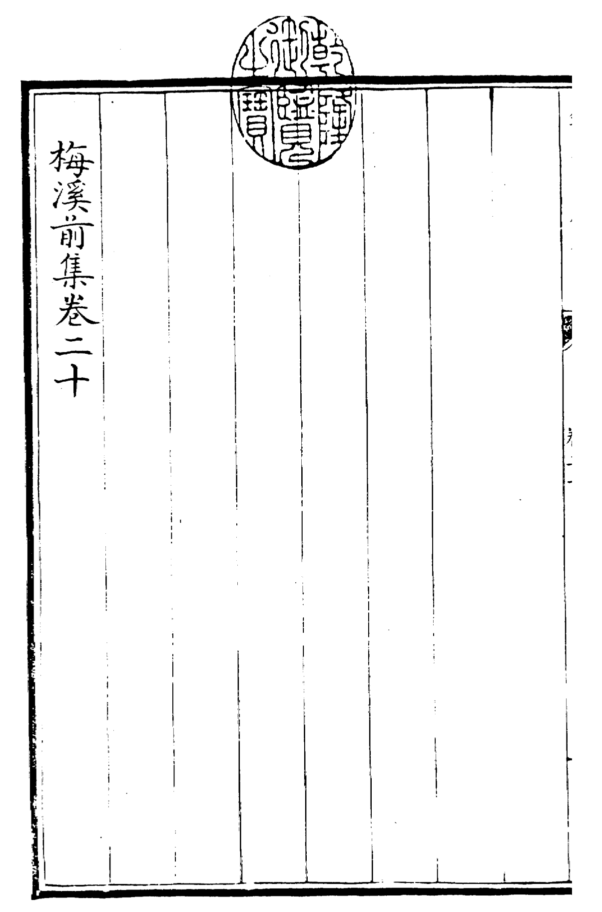
公見之稱歎良久命刻石行於世元符初歸故山誅茅結廬循除蓄流自號潛淵賦詩鼓琴以自娛有古人林下風師有辭辨長於講釋鄉里巨室欲屈師講經莫能致因具法筵集廣衆預設巍座俟師至與衆迫之師匆遽就席闡揚奥旨緣飾以文音吐鴻亮聽者驚悅明慶自創業幾七百年無文蹟可考師首為撰記并書之時稱二絶郡守張公平聞其名以禮致之躬受楞嚴大義初以僧正命師又命主禪席皆力辭之每詣府手提一

笠未嘗肩輿入以師為府座所厚因屬以事師正色峻拒府政有不便於民者委曲以告守改容聽之瑞安令吕公勤自號湖海道人邂逅師喜甚與俱還邑築庵於廳治後圃命師居之為留三宿而去邑令丁公湛每訪師談道終日忘返晩景絶人事惟精修淨業喜諷誦楞嚴圓覺維摩光明法華等經精熟如流靜夜孤坐焚香暗誦琅琅之聲出於林表嘗手書法華光明二經以報母德又書華嚴經八十卷首末不懈字法益工弟子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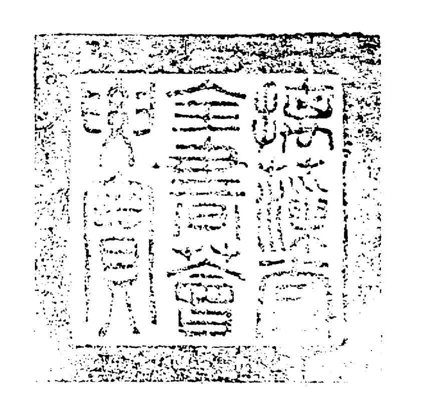
要游學姑蘇俄以書督其歸未幾師得疾遽終政和壬辰正月二十日也享年五十四僧臘三十九至三月闍維得舍利數百顆明瑩如珠明年九月植塔於故廬之後以遺骨并舍利瘞焉師於佛學無不通曉尤深於禪而接物以教故以闍棃著名平生製述甚多槀隨毀失圓寂後弟子收拾遺文編成二卷人有得其片紙皆寶藏之其文翰見重於人如此弟子宗要師號寶印傳天台教住永嘉之妙果克世其業法孫德純亦傳法於郡

之龍翔某大母氏師之同母娣也寳印師蓋某之叔父師殁之歲而某始生自兒時稔聞德名恨不迨見今四十餘載矣始獲以叔父之命銘師之塔不敢以鄙陋辭銘曰

師之道儒律禪敎咸臻其要師之技歌詩文翰咸極其致師之節公卿大夫不屈而謁師之訓子傳教觀孫傳心印師之廬左琴右書山高澗适師之塔明珠遺骨千古不滅



梅溪前集卷二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舉人臣秦朴